

岩湖春帖

□ 叶子清



“韩阳风景世间无，堪与王维作画图”——宋人郑霖的绝句至今仍在岩湖的褶皱里生长，如同崖壁上那些倒悬的古松，将八百年的惊叹虬结在青空。己巳仲春之际，几位挚友相约，重踏韩阳十景之一城阳镇岩湖村。

当越野车碾过村道最后一道石坎时，板障岩正以整面绝壁接引我们，辉绿色的岩体裂作狂草，裂隙间斜生的马尾松悬成镇纸，将整部韩阳山水史压成泛黄的册页。向导老郑的竹杖叩击石

阶，惊醒了万历年间沉睡的纤道——那些被青苔修补的凹痕里，还嵌着挑盐汉子的赤脚印。

正午的鹰嘴岩是块烧红的铁，传说中那位化身石的将军，此刻正将利喙浸在春阳里淬火。青观主陈道长拂开藤蔓，露出岩壁暗藏的月轨：“霜降夜半，月光顺此凹槽倾泻而下，能把整座龙潭锻成银盘。”话音未落，山风送来隔壁修全寺的晨钟，惊起白鹭掠过龟湖，翅尖蘸着的新茶嫩芽簌簌落入水中。

我们踩着明清盐商烙在绝壁上的青灰脐带，触摸到时光的妊娠纹，那处岩缝突然吐露半截陶罐，露出新石器时代的鱼纹残片。老陈说这是石将军的铠甲鳞片，我却看见万历年的溪水正倒流而上，载着盐船在岩画间穿梭。当年在此分娩的岂止满城烟火，更有漫山茶树代替海浪，在岩湖腹地翻涌出新的年轮。

暮色漫过桃花岛时，七亩荒芜的桃林正被重植为生态茶园，无人机掠过板障岩的青铜编钟，将雪后冰挂与清明新绿叠印成数字长卷。老郑展示的手机屏保里，千仞绝壁披着素绢，恍若天地正在给“韩阳十景”誊写电子注脚。我们坐在千年岩壳上咀嚼新米，忽然懂得石崇拜的真谛——当敬畏楔入岩缝，山水便成了立体的族谱，每道褶皱都记载着人与自然的婚书。

归途拾级而下，鞋底宋代的尘土正被夜露酿成春泥，回望处，鹰嘴岩已隐入渐合的雾帐，唯修全寺的琉璃顶仍捧着最后的夕照，如同母亲为游子留的一盏橘灯。那些正在消逝的“廉岭孤树”、“铜冠双松”，或许都藏在某块岩骨的甲骨文里，等待某个晨昏，与懂得破译的人完成亘古的唱和。

四月赏樱花

□ 寒樱

四月的樱花醉了眼眸，今天下午阳光正好，我们几位好姐妹相约一起去看樱花，到了坂中畚族乡樱花大道，只见略显高挑的樱花树矗立两旁，如同守卫着祖国边疆的忠诚士兵。我正欲细细欣赏，突然一阵疾风“倏地”吹过，这一棵成语繁花似锦的樱花，居然开始凋落，如大雨点砸下来，掉到车箱顶“咚”的一声，又有几朵散落到行人的肩、马路上。

我们继续驱车缓缓前行，风柔和了许多，在柔风里樱花悄然登场。你看，那粉粉的花瓣，似轻盈的梦翼，又恰似少女含羞的笑靥，在枝头尽情舒展着……樱花总是一簇簇生长的，花骨朵多，刚开始时看上去总是花多叶少，粉得让人陶醉，每一朵都像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，细腻娇柔而不腻，热烈精彩而不艳，满树娇嫩粉色的樱花，总让你忍不住抬头，伫足久久不想离开……

在这个樱花烂漫的季节，她一点也不骄傲，总是坚守自己本色，不跟牡丹争斗艳，不和玫瑰比芳香，不与茶花拼骨朵，只默默地绽放自己，静静地属于自己的时光里，悄悄地释放属于自己的独有的一路芬芳。

盯着漫天可人的樱花，我不禁放开思索：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放慢脚步，聆听花开的声音，感动花瓣飘落的烂漫，让心灵在这一抹抹粉色中，寻得片刻温暖与安宁；请不要总是匆匆太匆匆，听不到花开的声音；请不要总是以自己很忙碌为由，不肯稍停片刻，感受不到大自然的应景变化；请不要总是认为花期很长，错过这满天的灿烂樱花；更不要怀疑那棵怎么还没绽放，因为每树花都有自己盛开的时刻……

又一阵微风轻拂而过，又有樱花瓣如雪飘落，那是樱花在窃窃私语，诉说着美好而短暂，短暂却绚烂的一生。当这可爱的樱花从枝头飘落，无论飘落到行人的行囊里，还是融入尘世的喧嚣中，你也许些许伤感，你也许些许莫名的低落……

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”你看这些飘落的樱花不正换一种方式，提醒人们虽然美好又易逝，却也真实地装点过这世界，也曾真心地贞爱过她攀着的枝丫，化作春泥依然深深眷恋着，花开花落花满天……

我们每个生命和人生际遇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只要热诚真实地真爱过，生而无悔，去而无憾。烂漫、热烈，潇洒走一回！



韩城之春

□ 蔡惠英

二月的春风吹尽的梅花，可惜今时已晚。有了春节的羁绊，没有闻够的梅花清香，终留遗憾！

红楼因未完才悱恻缠绵，兰轩小筑因有文墨的添砖加瓦，落寞的心绪才有浇灭不完的情怀。

四时光阴的逆向生长，须有丰满的羽翼虚掩弱柳的心门。我仰望浩瀚

的蓝天下，如闲云野鹤般自由向往。风云叱咤、四野邀翔。

那梅子黄时，我喜见杏花微雨的江南。那一袭轻烟拂面，柳风吹动乱入船。一方茅屋小舍，尘封的朱门，驻足于前，上下而求索，是止于刹那，是光阴远走。须臾之间，思绪万千，若非世事敬沧桑，如此这般无情。又怎会千锤百炼，洗尽浮尘，稚子相如墨、是淡也福，原不过中心二字之情。世间之景物，描写不完百态，倾诉于笔墨。

于石上，于松间，寒风中的你可愿来曲流觞，温一壶老酒，怜生我几

度春秋。仰俯之间，皆为陈述。

夜阑人静，独自驻足于窗，于诗人笔下，人世的芸芸纷扰。可以似懂不懂去参详，心底的最深处，死结如是迂回。

若是风光有来回，可否把悲喜重新过渡，哪怕飞蛾扑火，也有瞬间光亮，来谓我心惶。跳动的心脉此起彼伏，看着黑夜又到黎明，暮色终晓。有人闻鸡起舞，有人墨笔忧伤，习惯了孤独时的寂静，无声无息。喜欢落寞时的无奈，灵魂的摆渡口，是心灵的寄托。

长治久安，心之所向，如是所往。

犁田

□ 蓝天

采茶、种麦、割稻、栽菜，样样精通。

那时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分田到户，家家都要干农活，人人都要掌握农活技术，虽然我才高中毕业，也不得不学犁田插秧等技术农活，不让水稻耽误季节，错过农时。那天清晨天刚蒙蒙亮，我吃罢早饭，右肩挎着犁田工具，牵着水牛上路了。水牛很温顺，确有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之举。

记得那时村里参加集体劳动，若要想拿高“工分”，没有技术是不行的，高工分就必须懂犁田、耙田等技术活，而且需拜师傅，一般人是不会传授手艺的。

犁田很讲究技术：好把式，犁过的田，深浅平均，一条条翻过的黑土，如长龙翻鳞，排排整齐，远望时，一如正涨潮的波浪，一层一层翻滚而来，煞是壮观；技术差的，犁过的田，就象苦瓜面上的痂痕，或大或小，左颠右倒，深浅不一，颇煞风景。

我的犁田技艺是跟父亲学的，那时生产队养着两头水牛，供村民们轮流

耕作。看着别人学犁田，以为很容易，有时在好友的纵惠下，斗胆偷偷下田一展身手，嗒嗒碰碰，倒也“威风”了一下，过过几把干瘾，真正掌握技艺功归老爸。

记得那次耕田，老爸不在身旁，刚学会犁田的我，虽然在父亲手把手的调教下，犁几个来回，学会了基本功——掌控犁头，懂得如何控制牛的步伐，如何使牛掉头，而犁不翻倒。

但要犁好田，那就靠造化，靠自己慢慢体会了。犁的深浅度，看似简单，其实不易，手的压劲，牛的拉力，犁头的角度，需要配合恰好，才能不会出现一时深、一时浅。而且，要耐心细致掌握牛的脾性。

牛的脾性不一，若是不懂它的脾气，那鞭子再大也没多大用处，牛脾气一发，还可能起坏作用，跟你较起劲。牛也识人，你待它好，它就神采奕奕，垂耳低首，唯命是从，兴高采烈，皆大欢喜。自己的脾气不好，牛自知该如何应对，那次自己乱拉缰绳、鞭打牛，反而被牛角甩一个倒叉，后背蓝色化纤上衣被牛刮着一个倒“7”字，幸好自己跑得快才免伤皮肉，至今惨景历历在目，如果衣服还在，尚可当作文物保护呢。可见万物皆有灵性，牛可为孺子，只要你给它一点爱，一点温情，它回报的可是十倍百倍。

乡愁似水，乡愁如梦。学会犁田，那是农村小孩长大的标志之一，如今已是机器时代，许多农事耕作都被现代工具替代，只有在偏远的农村，才能偶尔见到农民赶着水牛犁田耕作，保留传统的犁田技术，但愿这种农事技术不再失传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。春暖花开，万物复苏。阳春三月，徜徉于乡野田头，遥望农民赶着水牛春耕犁田，不禁打开尘封的记忆。

那是一九七九年的夏天，自己刚高中毕业，回村参加双抢，二哥考中福建师范大学，家中父亲年愈花甲，身患“过力症”，不能干重体力活，我是赶鸭子上阵——学着犁田。

六月的福安，艳阳高照，十分闷热。我身穿一件蓝色化纤布上衣，背上犁田工具，浑身汗湿淋淋，赶着生产队里的水牛，沿着田埂小道，前往王基岭自然村、自己所分配承包的责任田犁田插秧。如今，这里早已厂房林立、民房拔地而起，42米大道贯穿其中，水田不见踪影。

弹指一挥间，时光飞逝四十六年。许多人至今对我会犁田插秧、参加双抢等农事活心存疑点，认为我是班门弄斧说虚话。我呢，绝无半点虚话，而是犁田、插秧、

